七里书香

戏马台前秋风起

王敏

上次到戏马台，尚在一年前。那日游人寥寥，清幽静谧；今日陪友重游，恰逢周六，游人如织，深秋时节竟挤出一身薄汗。想来，这便是彭城七里串珠成链、文脉贯通带来的生机与繁华吧。

户部山的石阶被脚步磨得温润。人声喧闹间，朋友笑言，彭城七里一经打造，连西楚霸王都成了网红。诚然，这条文脉将徐州的千年底蕴尽数串联，黄楼、回龙窝、快哉亭、戏马台……深藏街巷的古迹一一亮相。只是不知，当年立于台上检阅将士、观马驰骋的霸王，若见今日满台游人，会是何种神情？

拾级而上，三十一级台阶，脚步不由放缓。相传，这三十一级暗合项羽31年短暂寿数；门内另有二十三阶，对应他23岁率8000子弟起兵。一步一阶，仿佛踏过他波澜壮阔的一生，读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时便存的疑惑，此刻愈发清晰：这般轰轰烈烈的一生，当真只能用成败二字衡量吗？

戏马台建于2000多年前，26岁的项羽破秦军之后，定都彭城，于城南依山筑台，检阅三军、观赏戏马。彼时旌旗猎猎，战马嘶鸣，正是他人生最风光之时。苏轼曾在《徐州上皇帝书》中写道："此地高十仞、广袤百步，屯兵其上易守难攻。"可项羽心思，本不在长久攻守的谋划上。

戏马台建成不久，有人劝谏：关中险固肥沃，可定都称霸。项羽却思乡之情翻涌，道出一句流传千古的话来："富贵不归故乡，如衣绣夜行，谁知之者！"这番话藏着一份天真的骄傲。说客闻言讥讽他"沐猴而冠"，项羽怒而烹之。此举虽暴，却透着他执拗的尊严——可以质疑用兵，不可侮辱气节。这份不肯低头的姿态，贯穿他一生。

戏马台的锦衣亭，正是为纪念"衣锦夜行"而建。亭子小巧，游人多匆匆而过。我伫立庭前，感慨万千：项羽兵败乌江，并非败给刘邦，而是败给了"必须被铭记"的执念。他不输兵法，却太过渴望被认可与爱戴。锦衣是荣光，亦是枷锁，他披着它冲锋，也穿着它赴死。

风过檐角，仿佛仍回荡着2000多年前的悲歌。项羽的起兵，始于国仇家恨。祖父项燕死于秦军，楚国覆灭时，10岁的他随叔父流亡吴中，心中却始终装着故国。秦始皇巡游会稽，仪仗盛大，他脱口而出的不是刘邦"大丈夫当如此也"的艳羡，而是"彼可取而代也"的骄傲。

两种野心，两样心境。刘邦向往帝王威仪，目标明确；项羽则是骨子里傲视，天生自带平起平坐的傲气。这份骄傲，在巨鹿之战绽放至极致。

秦军30万压境，项羽仅数万士卒。诸侯皆作壁上观，他渡河后破釜沉舟，只带三日口粮，决死冲锋。有人称此举浪漫，我却认为，这是绝境中天才的决断。25岁的项羽，一战封神。

可这份骄傲，也埋下祸根。坑杀20万秦军降卒，成了他一生洗不掉的污点。他是军事上的天才，却是政治上的稚子，不懂收买人心，不懂约法三章，不懂胜利需安抚天下，只懂快意恩仇。

项羽的格局，止于英雄，帝王所需的心术、权谋与隐忍，他一概没有。

鸿门宴上，范增三次举玦，项羽始终默然。他为何不杀刘邦？只因"今人有大功而击之，不义也"。刘邦先入关中，按约当王，即便暗藏异心，项羽也不屑宴席暗算。他宁可战场对决，也不愿行不义之举。这是不合时宜的道义，是近乎固执的侠义精神，名节重于胜负。

项羽向来活在自己的道义里。彭城之战，他以3万骑兵大破刘邦56万大军，却未赶尽杀绝；鸿沟议和、中分天下，项羽如约撤兵，刘邦却背盟突袭。那一刻，他或许才真正明白，这世间并非人人信守承诺。

垓下之夜，四面楚歌。项羽夜起饮酒，对虞姬悲歌："力拔山兮气盖世，时不利兮骓不逝。骓不逝兮可奈何，虞兮虞兮奈若何！"力能拔山的英雄，竟连心爱之人与战马都无力保全，何其无奈。

突围时，他率800骑南下，至阴陵迷路，受农夫欺骗陷入沼泽，身边仅剩28骑。面对5000追兵，项羽对麾下将士大呼："吾为公取彼一将。"那一刻，他仍是那个令天下胆寒的少年霸王，命运给了他最后一次酣畅冲杀的机会。

乌江亭长驾船相迎，劝他东渡称王。项羽苍凉一笑："天之亡我，我何渡为！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，今无一人还，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，我何面目见之？"望见旧部吕马童，他慨然道："吾闻汉购我头千金，邑万户，吾为若德。"遂自刎而亡。那一年，他31岁。

戏马台上，秋阳和煦。朋友问我："项羽到底输在哪里？"我答："输在他太像项羽。"他没有刘邦的隐忍机变，不懂变通妥协，太过看重颜面，即便生命最后一刻，仍愿成全对手，以头颅赠故人换封赏。可也正是这些"输"，让他赢得了两千年人心。

李清照二十字绝句道尽追思："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。至今思项羽，不肯过江东。""不肯"二字，重若千钧。不是不能，不是不愿，而是不肯苟且低头，不肯辜负自己活过的一生。

明代胡俨题戏马台诗云："盖世英雄酒一杯，悲歌只使后人哀。平生费尽屠龙技，今日空留戏马台。""屠龙技"三字精妙，项羽所长，是征战天下、铲除暴虐的英雄本领，而非治国安邦、权谋算计的帝王之术。天下既定，屠龙技无用武之地，只留一座戏马台，供后人凭吊。

苏轼任徐州知州近两年，五次登临戏马台。他详论此地战略价值，却不评项羽成败。或许在他心中，成败从不是评判英雄的唯一标尺。

下山时，夕阳为檐角镀上金边，游人渐散，喧嚣退去。秋风又起，风中似有马蹄、歌声，还有那个不肯过江东的身影。

走下最后一级台阶，朋友忽问：霸王若知戏马台成了热门景点，会作何感想？我想了想，他大概只会淡然一笑，然后看他的战马在秋风中肆意驰骋……



彭城壹号的告白

冯永梅

我，彭城壹号地块，东接文庙街区，北望黄楼，南连苏宁广场，坐落于徐州数千年政脉与文脉交融之地。我敢冠以彭城壹号之名，自是渊源深厚，有史可循。

秦末天下动荡，楚国名将项燕之子项梁起兵举义。为收拢楚地民心，他寻得楚王后裔熊心，拥立为楚怀王。后于我这块宝地大兴土木，巍峨王宫拔地而起。项梁离世后，其侄项羽执掌楚军，巨鹿一战，威震四海。

今人漫步彭城壹号，未必知晓：脚下便是西楚霸王项羽的故宫旧址。公元前206年，项羽分封诸侯，自立西楚霸王，定都彭城。昔日楚王宫，华丽扩建为西楚故宫，民间俗称霸王厅。我目睹过项羽的日常起居，亲历过朝堂轶事，也见证过霸王雄视八方，意气凌云。

风云更迭，楚宫楼宇日渐倾颓。历经汉、唐数代，我恒为官府治所。北宋年间，托举徐州州衙的我，迎来了写下"一蓑烟雨任平生"的苏轼。熙宁十年，苏轼赴任徐州知州，苏辙随行。苏轼亲自修葺衙署后院的逍遥堂，兄弟二人于此同榻百余日，灯下畅谈诗文、抱负与前路。入秋，苏辙追忆年少盟约，挥笔写下《逍遥堂会宿二首》。"安知风雨夜，复此对床眠"，这段文坛佳话，便留存于我的地界之上。只是宦海浮沉，二人归隐相守的心愿终究未能实现。

谁料苏辙离去不久，黄河大水便汹汹来袭，围困彭城七十余日。一道道政令，从我所在的州衙位置向外发出：安定民心，征募民力加固城垣，恳请禁军协同守城。一切防汛部署、物资的调配，亦皆由此处统筹。苏轼于此立下誓言："吾在，水决不能败城"。

水患既平，苏轼为铭记抗洪之功、永镇河患，筹划在城东门修建黄楼。因城内建材匮乏，他下令取用霸王厅旧木料，这座扎根于我身旁的秦汉古建就此消亡。清道光二十八年（1848年），州府于霸王厅旧址重修三层霸王楼，祀项羽、虞姬牌位，并立重修碑记。这座楼坐落于西楚故宫后院，也就是今彭城壹号北区，上世纪50年代被拆除。

所幸，我仍为州治所在之地，千年城脉并未随一厅消失而断绝。元丰元年重阳，黄楼落成，苏轼广邀四方文士登楼雅集，黄楼自此成为后世文人到访徐州、凭吊东坡、寄怀千古的胜迹。

转过年来，徐州先遇春旱，继而寒冬又至。柴薪紧缺，百姓度日艰难。苏轼在衙内召集官吏商讨对策，遣人踏遍西南群山，终在白土镇发现石炭矿脉，旋即倡导百姓开采利用。漆黑矿石遂化作融融暖意，供市井人家御寒；同时，源源不断运往冶铁作坊，助力手工业发展。自此，徐州矿业的先声，便由此发端。

千百年岁月流转，徐州矿业薪火绵延。往来游人闲谈中，偶有聊到徐州矿业的沧桑变迁，听罢令人心怀雀跃：今人功业，已然超轶苏公矣。

徐矿文脉肇始于1882年设立的徐州利国矿务总局，矿场后迁至贾汪。几经更迭，1959年定名徐州矿务局，1998年改制为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。面对本土资源衰减，徐矿向西开拓国内煤田；又乘着"一带一路"的东风走出国门，承建海外煤矿项目。输出先进采矿技术与管理模式，完成从本土矿区企业向跨区域、国际化综合能源集团的转型。

不少人曾忧虑，昔日采煤遗留的塌陷地，会长久困扰这片土地。殊不知，经过持续生态修复，一片片洼地已然蝶变为湿地公园。曾经灰黑的矿区，慢慢生出青草林木，洼地蓄水成湖。徐州早已实现华丽转型，造就"一城青山半城湖"的宜居图景，2018年更是斩获联合国人居奖。从开山采煤到修复山河，彭城儿女延续着古人务实济世的底色，完成一场盛大的生态涅槃。

政务之余，苏轼不失文人风雅，常在州衙庭院会客交友，与徐州本地贤士诗文唱和，留下大量吟咏徐州风物、记述抗洪经历的篇章。云龙山、戏马台、燕子楼、黄楼，诸多古迹也借着他的笔墨，得以传播开来。彭城百姓感念他的恩德，沿用秦观诗句中的称呼，敬唤他"苏徐州"。相关故事和地名，世代流传。

朝代更迭，我这片官署故地延续旧制，入明仍为徐州州衙，为一郡行政中枢。明万历十八年，黄河溃溢，徐州城内积水经年不消，朝野纷议，竟有迁城避水之论。当此危局，总理河道潘季驯奉诏赴徐治患，驻节于我之上。他依托徐州州衙，偕地方官吏亲勘地势，统筹河工，驰奏朝廷，请开支河（今奎河），疏泄城南积潦。水患遂平，迁城之议乃止。我这块古衙署地，亦因潘公治水安民，铭刻下这一段青史印记。

有清一代，我是徐州府衙所在地；风云辗转，民国年间这里依旧是徐州城内举足轻重的核心地块；新中国成立后，古代官署不复完整遗存，我承载起为人民服务之所——徐州市委机关北大院。

当年苏氏兄弟相聚的逍遥堂，早已湮没在岁月黄土之下。后来，徐州择址快哉亭公园异地复建逍遥堂，重现当年苏轼、苏辙兄弟对床夜宿的往事，为远去的故事，寻一处安放之地。

古迹异地复建，我迎来新时代的模样。2009年，承载西楚故宫、千年府衙、机关北大院记忆的我，被改造为文化商业休闲步行街，定名"彭城壹号"。

昔日王侯宫苑、州府衙署，今朝化作烟火长街。游人漫步于我之上，街巷人流络绎不绝。沿街店铺人声喧腾，各色小吃香气漫溢，年轻人结伴闲谈，游客驻足拍照。橱窗光影错落，欢声笑语此起彼伏。暮色漫上来时，一盏盏灯火次第点亮，整条街区暖意融融。

喧嚣灯火之下，历史静静沉埋。我脚下，霸王霸业、东坡遗踪层层叠压。昔日王侯朝堂重地，如今成为大众共享的城市会客厅，人间繁华扑面而来。一址阅尽徐州历史与当下烟火，我——彭城壹号，当之无愧。

文脉富国街

程大利

富国街是徐州的一条老街，曾经叫富贵街，住那儿的人非富即贵。我小时候，曾跟着父母来这里的徐家大院（那时已成了大杂院）串门儿，每次走到门口，总要摸一摸那对石狮子，狮子的脑袋又凉又滑。

今天的富国街加宽了许多，已成为徐州小吃的网红打卡地，空气里飘着烤羊肉串的味儿。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里有幅《烹饪图》，画分三层，切肉的、扇火的、翻串的，凿刻得清清楚楚。还有一块石头的画面上，两个人面对面坐着烤串吃。这吃法，2000多年没变过，但富国街最让我难忘的地方不在这儿。

富国街地处古城徐州的中心，附近有道台衙门、福水井、少华街。旧时，许多达官贵人在此建立公馆大院。徐家大院门外有照壁，门口有一对石狮子，这也是地名醒狮巷的由来。这里还有朱家公馆、李家公馆、赵家公馆等名门大宅。所以，富国街的老名字叫富贵街。

我的许多同学和旧友都住在这一带，因为这里离我的母校徐州三中很近，离我们家住过的回龙窝也不远。

这条街上住过一个人，叫萧龙士。

萧龙士（1889—1990）原名品一，字翰云，斋名墨趣斋，堂号百寿堂，安徽萧县人，在徐州市生活50年，为上世纪20年代徐州艺专的创始人之一。萧龙士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，后为齐白石入室弟子，是一代大写意花鸟巨匠。生前曾任安徽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、安徽省书画院名誉院长、安徽省文史研究馆馆员、安徽省政协常委。

我年轻时随罗尔纯先生去过萧老住处，罗尔纯的岳父赵宗基先生是萧老友人，所以，罗先生假期来徐州，常去看萧老。那天，萧老坐在那里，极少说话，静寂得像一截老木。清瘦的脸颊下留着一撮山羊胡子。后来，他铺开纸，先画一幅简笔兰，再画一幅泼墨荷，笔落下去像刀切进石头，笔提起仍带着水气。画完搁笔，他捋着胡子看。

我那时不到25岁，不识笔墨，把萧老送我的那幅《荷》轻易送了别人。我活到80岁，才看懂了萧龙士的厉害，不是因为齐白石给他题字："龙士画荷，吾不如也。"又题："龙士先生画荷，白石自谓不及。国有此人而不知，深以为耻，想先生不曾远游也。"齐白石先生对中年龙士尚有勉励之意，亦未可知。白石先生94岁离世，萧龙士先生画到101岁，寿命比他老师还多7年。关键是，他一直在前行，直奔苍、辣、苦、拙的巅峰。95岁后的萧龙士下笔雄健厚重，力敌三军，与他七八十岁相比，又登上了新的高峰。因为太高，只好孤独，他是属于下一个时代的。

同一条街上，还出了个朱丹。

他出生在朱家公馆，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毕业后去了延安，曾任西北文艺工作团副团长，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第一任总编辑。这一条街上出了两个能入美术史的人物。烤串摊主不知道这些，也不必知道。但富国街知道，徐州城知道。

徐州，人们把它当作旅游的城、吃的城、玩的城，有几个人知道它是文化的城、学术的城呢？

汉代徐州出了刘向、刘歆父子。刘向撰《别录》，刘歆继父业奏《七略》，那是中国目录学的开山。章学诚说"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"从他们开始。说这父子俩是中国编辑学的始祖，绝不过分。

还有刘义庆，徐州人，《世说新语》是他留下的。这部书1500多年了，里头记的全是人的说话和做事。中国人写文章求简洁，说话求有味道，讲究一句话里藏着东西。这个传统，它开了头。《世说新语》的文学地位，可以用一两句话概括：它是中国志人小说的巅峰之作，也是魏晋风度与士人精神的集大成文本，以简约隽永的笔法树立了笔记小说的典范，对后世叙事文学、人物品藻与文人审美影响深远。

朱丹的爷爷叫朱星斋，清代以能吏见称，署理砀山、沛县县事。民国鼎革，弃官营商，热心地方公益，将浙江会馆内的小楼提供出来作为校舍，资助创办徐州私立艺术专科学校，并担任校董。这是徐州近代美术专科教育的开端。萧龙士先生为徐州艺专7位发起人之一。

徐州艺术专科学校始创于1924年，由王继述、萧龙士等徐州地方画家发起，朱星斋等地方士绅资助；1926年获江苏省教育厅备案。它是徐州近代较早的专门艺术教育机构，开设国画、西画等科，为苏北地区培养了一批美术人才，校舍旧址至今尚存。

富国街的底气，不在小吃，不在烤串的烟雾里，也不在石板路下，而在时间里，在岁月中。一座城，光有吃，光有喝，光有穿，光有玩，那是热闹，不是根基。热闹能招来人，留不住人。留住人的，是文脉。文脉是文明的根。城可以拆了重建，路可以拓宽改直，可文脉断了，这座城便只剩下一副空壳，再热闹也只是个集市。徐州是古城，古不在城墙，在文脉。一座城有文脉才立得住，一个民族有文脉，才有文化自信。

石狮子不见了，记忆还在。萧龙士离开了，作品还在；《世说新语》里的每句话都是文脉。富国街的往事，说到底是文脉的往事。说不尽的富国街，说不尽的徐州城。

插图依托AI技术绘制

徐州报业传媒集团媒体集群：徐州日报 彭城晚报 都市晨报 汉风号客户端 中国徐州网 徐州发布 户外传播平台 官方微博矩阵 微信公众平台 六磅视频 豹子视频 社址：云龙区富春路8号 邮编：221018 徐工商广字第030003号
新闻职业道德监督电话：85600213 总值班室：85690460 广告热线：85690469 发行热线：85690141 全年定价：568元 零售每份：1.80元 集团法律顾问：江苏典锐律师事务所 85857339 徐州报业传媒集团印务中心承印（徐州市鼓楼区金桥路19号）：87799237